



30
25
20
15
10
5

文庫 17
W147 9-1

清陳午亭先生撰



杜律詩話

皇都書舖

白松堂集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贈
王政善居士
氏寄

010185185635

杜律詩話序



本銅正丁以述。薦紳

三詒老。多摸白傳。戶

諸人。戶而稅。主。海及

まえ去は義妹と法。足

玉坐而未諦。年始之

詫ぬは理。翁往之聲。

貞光株す。是ゆ承平百

年。久一至丕寧。杜沾如

篠子さき。吟咏。白

穀。二説も寫體貢之

矣。以爲六紀又磨ちよ。

些枝子杜。吳伯彌叢書。

五。五、江上集大成焉。

時。只。詩。之。未。レ。一。日。六。

五。江。開。士。正。於。寺。舖。

列杜律詩。詩序。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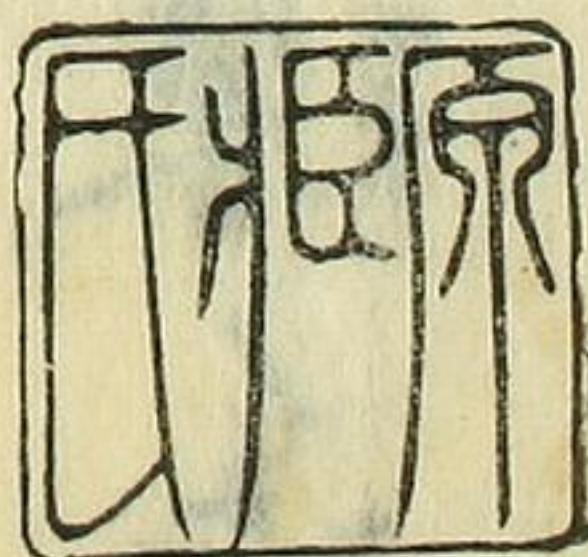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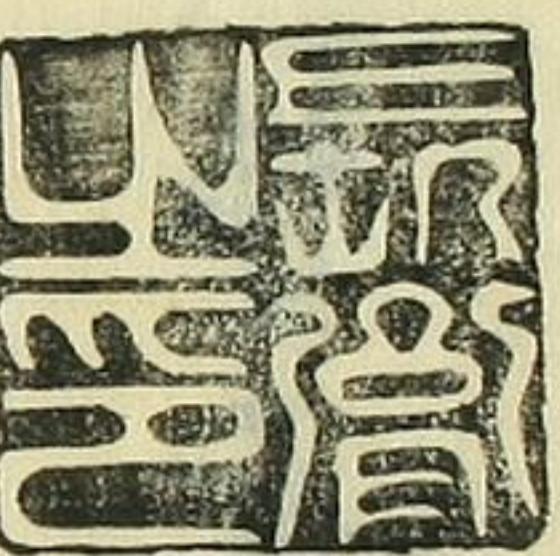
情。我國。年。丁。陳。丘。翁。

所。著。其。考。證。累。六。足。以

福。銷。印。五。紙。為。序。

上行癸巳至夏

系北人朱素先序



刻杜律詩話叙

古今解杜少陵詩者無慮數十家各
出手眼勒成一家之說然不能無純
躋得失如邵二泉薛虞卿固義理膚
淺典故疎昧間亦難引鄭吳僞蘇註
不足據以爲信矣至於朱鶴齡顧修
遠則雖富贍該博精妙竅實頗多所
發明亦失之鑿空迂僻未免冗雜費

分疎苟非爲之加櫟括則終莫歸于至當矣要其簡易明白有資於幼學者無之獲焉去歲壬辰之秋南京商舶所齋來新刻書中有午亭文編乃清朝相國陳午亭集門人林佶所編錄也卷尾附杜律詩話二卷為其兒誦讀杜詩而設蓋孫奕示兒編之流也其為說也不依諸家而出於獨得

證之以本集諸詩參之以新舊唐史旁廣採當時事跡發杜老曾中之蘊辨註家因襲之誤大非吞剥纏緝之徒所能彷彿也所謂簡易明白有資於幼學者莫過於此輒表章校訂之加以旁訓授之剖析翻刻以弘其傳惟憾未見其全解也午亭先生姓陳名廷敬字某以其居近午壁亭為號

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中累官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畧見集中刻既成書肆某請序之遂書其槩以與之旨正德癸巳三月上己平安後學松岡亨達成章甫書于怡顏齋

杜律詩詁上

清

午亭陳先生著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兒子緣明四五歲時誦杜詩為說其義輒能了了予嘗見世所傳諸家解杜詩意多不合故其所說多用已意又嘗妄謂杜詩說之誠難而律詩尤難蓋古詩如哀江頭洗兵馬等篇文義事實有可推考律詩則託興幽微寓辭單約說之故尤為難予既為兒子說杜七言律詩間錄其別於諸家者以備遺忘題曰詩詁鄭康成說三百篇以箋為名箋者標也識也示不敢言注但表識其不明者耳後世於杜曰注曰箋曰箋注類以解釋為義今曰詩詁別諸家也且不敢言

27
(1688)

箋註也諸家說左者概略姓氏但云或示非好辨也
康熙戊辰七月望日說翁自記

題張氏隱居天寶間遊魯及歸長安作

或謂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為竹谿六逸又子美襍述云魯有張叔
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是詩題張氏隱居豈其人
與愚謂讀子美雜述張叔卿未能如詩所云也此自當時一高士題上去張氏遂使無考亦憾事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自是秦樓壁鄭
谷時聞襯珮聲珊瑚

鄭潛曜見唐書孝友傳公作臨晉公主母皇甫淑妃
碑亦述公主孝思其賢而好客於末句見之
秦樓指駙馬所居鄭谷指山林貧賤之宅蓋茅堂風
磴山林所有駙馬已兼故遠勝鄭谷或以秦樓指公
主鄭谷指駙馬非

贈獻納使使字無起居田舍人激

晴窓點檢白雲篇

點檢白雲篇點檢二字說者引唐史起居郎因制勅
稱筆削又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唯編詔書是也至
白雲篇求其說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
愚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封廣丈二尺高九尺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又云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唐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歲玉冊於封祀壇之碑所謂白雲篇疑即玉冊之類也時公既獻三賦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亦復聯貫

城西波泛舟

青蛾娥作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觀題是公與人泛舟或謂指所見或謂譏明皇皆非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春作首備將軍只不數漢霍嫖姚陳留阤璫誰爭長京兆田郎
蚤見招麾下賴君才並美一作獨能無意向漁樵此詩三四句或謂天寶沿邊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然盛名無踰哥舒翰天寶十三載春安祿山求兼領閼廩羣牧又求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數千匹時李郭名位尚卑王忠嗣以謫廢與祿山頡頏哥舒而已曰總肥曰只數因贈梁丘隱語託諷使翰思所以制祿山也愚按新唐書百官志駕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驛廩牧馬牛雜畜之事凡驛馬給地四頃蔣以首蓿降王欵朝驛

傳驅然宛馬縱肥春苜蓿不過指此此句與第二句應下句與第一句應

吐谷渾蘿毗王欵塞明皇詔翰應接見王思禮傳或以此當降王欵朝是也謂翰報命必入朝意料之辭無據首句上青霄有指崆峒地高而言明皇紀及翰傳天寶十三年無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風疾因入京廢疾於家田非隨翰入朝或以使事入奏必在翰未遘風疾前公授贈翰詩首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未云寧事留孫夢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辭意與此詩同當是一時作或即因田授贈哥舒也

題省中院壁

院字一無

披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_{一作雷}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
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空比雙南金

首句埤字解者各異愚謂埤與卑同此言竹卑梧高
也晉語松柏不生埤荀子埤汙庸俗漢書劉向傳增
埤為高五行志塞埤擁下子虛賦其埤溼則生蒼筤
蒹葭皆可證射雉賦揆懸刀騁絕技如鞬如軒不高
不埤公荆南兵馬使趙公大食刀歌用之不高亦不
庳正出於此字又作庳是埤卑庳古通用也至左傳
宮室卑庳二字連用別有音義宜隨文讀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灘
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
丈人才文力猶強健豈傷青門學種瓜

近侍即今難浪迹即吏情更覺滄洲遠又當與省中
院壁一首含觀或出為司功事已萌芽勉為貧仕終
非所好故立言如此與

鶼鵠灘鶼本取諸江南置苑中者今云滿晴沙與後
秋興所云圍黃鵠起白鷗同一義非但賦一時景物
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一作天芳林花著雨燕支
一作溼一作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一作駐鼙芙蓉別脂
殿謾焚香何時詔重此金錢會暫爛醉佳人錦瑟箏
或曰此懷上皇南內之詩也明皇以萬騎軍平韋氏
改為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渡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
游幸矣興慶宮南樓置酒眺望欲由夾城以達曲江
芙蓉苑不可得矣金錢之會無開元天寶之盛對酒
感歎意亦在上皇也愚按詩作於乾元元年春太上
皇以去年十二月至自蜀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
居太上皇亦時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元禮
高力士王爭恩魏悅玉真公主常在上皇左右梨園

弟子日奏聲伎為娛是時帝父子尚慈孝無間也觀龍武新軍四字自當指肅宗言蓋長安初復曲江游幸非復往時之盛故公對雨有感耳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瀆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
一作道天晴清一作宮官柳暗長春巢邊野雀一作鵠羣欺燕花在山

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或謂雀欺燕蜂趁人亦即景所見不必謂喻羣小譖
諧按此詩明有寄託亦不必概去之詩無他意強作附會詩有寄託反謂無他皆好異之過也此詩乾元

元年赴華州司功時作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原注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一作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一作來自
足蟬况乃秋後轉一作復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
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一作絕壑安得一作能赤腳蹋層冰
夜中足蠅秋後多蠅當與題鄭縣亭子野雀山蠅例

觀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一作終日盡君歡羞持短髮還吹
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
寒明年此會知誰健一作在醉一作再把茱萸仔細看
未句仔細看或謂看茱萸或謂綰上藍水玉山言之

兩通須知藍水玉山非但寫景山水恒在人難常健
當日生感之意在此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_{一作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刹白雅谷口東飯煮青泥坊底

卉

尊

何為西莊王給事紫門空閉鎖松筠

或謂王給事非王維云舊書維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陷賊以前尚未有也按維傳自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已下皆纂拾生平行事晚年指維長齋一事與上文居常不茹葷血應下文並及與裴迪往來嘯詠事非謂此時始得藍田別墅也維長子公數

歲開元九年進士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音郎中給事中其責授太子中允當在至德二載冬公贈詩稱中允聲名父史稱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當是一年數遷耳維以乾元二年七月卒公詩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誰卒後有感也何為西莊王給事紫門空閉鎖松筠維生前有感也當時藍田不聞別王給事也

卜居

上元元年二年成都及中間青城新草蜀州作

浣花流_{一作之}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灘鷺對沉

浮東行萬里堪窮興須向山陰上作小舟

或云甫卜居便有東行之興且東行欲至山陰事廣
萬里公必有不得已於卜居者冕之為主人者可知
冕謂裴冕此說實未然成都萬事好未若歸吾廬公
豈欲終老於蜀者且史乾元二年六月以左僕射裴
冕爲御史大夫成都尹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本
道觀察使三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爲成都尹劍
南節度使是年閏四月改乾元爲上元公卜居在是
年春三月堂已成冕亦將去今人說公成都詩往往
韞冕不能厚公冕亦寃矣特爲雪之東行欲至山陰
詰更非是蓋山陰上舟咫尺有萬里之思故是妙句

若謂欲至山陰索然無味全失詩情矣

公古詩有寄裴施州詩鄭典設自施州歸詩裴施州
即冕讀此二詩當知冕在成都遇公應不薄也

寄杜位

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別一作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行隨眼鬢髮還應雪
白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或曰同一貶竄鄭虔台州之流自論死減等猶曰嚴
謹杜位在新州去國萬里長流十年始離貶限乃曰
寬法蓋位林甫之壻權奸擅國流毒天下釀成漁陽
鼙鼓之禍觀位於林甫相時盍簪列炬氣燄如此林

甫既敗，僅加貶謫，復從量移，可不為曠蕩之恩乎？嚴譴寬法，四字便見老杜春秋之筆。愚按鄭詩就其官言，自宜用嚴；譴位詩就離貶所言，自宜用寬。法公有也露，新國用輕刑，句亦為虔作也。詩文各有宜用字，乃謂嚴譴寬法便見春秋之筆，非是。位公之族子故人詩，首尾何等情至！此等解累詩多矣，不可不辨。盍簪列炬，即公守歲位宅詩，昔以為歡，今以為寃，亦大不可。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一作可一作自由幸不折。東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春愁江邊一樹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此詩或謂廸從王縉在蜀，縉嘗為相，故詩用東閣。又廸在縉幕，如何遜在建安王幕？故用揚州事。此謬也。新舊史縉傳無刺蜀事，舊史王維傳亦無新史有之。是時維自表已五短縉，五長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舊史維以乾元二年七月卒，新史維以上元初卒。二史皆云維卒時縉在鳳翔，此詩上元二年作何得云縉在蜀州邪。廣德二年縉始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亦不得云縉嘗為相，詩中東閣二字即詩題東亭二字，何遜揚州但以梅事引用，廸在縉幕，遜在建安王幕，及遜墓志

東閣一開等語覩芟之不溷心眼亦快事也

集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或云王侍郎即
縉上元二年前縉嘗為工部侍郎上元二年四月明
皇崩縉撰哀冊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此尚可通原

注王時牧蜀應後人所為不可據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映始開江鶴作鶴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醞阜蓋能忘折野
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五作醉裏習池廻

高適嘗為蜀州刺史時或以事至成都故公請王侍

御邀之同至草堂公蜀州有李司馬橋成承高使君
自成都回絕句是高尚留成都公先往蜀州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原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

亢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卓自帽還應一作應嫌

似管寧寂寞今日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未語歸美嚴公近解有云嚴武非能薦公者何人二字明指嚴從枉草廬不能識公解詩最兼此類亦無
足辨然時顧喜之何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幽栖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費阮籍焉知禮法，
疏枉冰。何日旌麾出城府，草茆無一徑欲教鋤。

愚按首句答嚴莫倚善題鸚鵡賦，三句答嚴何須不著鶼鷀冠。嚴詩蓋謂公耽詩賦而不仕也。豈此時已有表薦之意乎？故公答以已亦曾仕而濫騎官馬也。奏數行書正對題鸚鵡賦騎沙苑馬正對著鶼鷀冠，嬾性句答嚴第二句。幽栖句答嚴第一句後四句答嚴末二句也。六句蓋阮籍好飲酒，公自謂以野人對嚴飲即禮法疏也。公有小驛杳醪句答嚴云可但步兵偏愛酒是也。或謂武過之公有時不冠故武云何須不著鶼鷀冠而公解其嘲曰阮籍焉知禮法疏臆解之失撰成事跡誣古人而迷誤後世可慨也。舊籍有可取者錄後。

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次李白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鈎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躁褊嘗馮醉登武牀席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唐書以為然。字按太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還朝曰江邨獨歸處寂莫養殘。

生喜再鎮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歸櫬去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及八哀詩去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若果有欲殺之怨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癡也武宜以黃祖自比乎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勺圓訝許同憶昨賜靄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唐人賜櫻桃詩首摩詰次退之結語退之聊取成篇

摩詰思路涌出然亦諛詞耳當時多美亦必濡豪縱佳不過比肩摩詰此詩油然忠愛遂為獨絕遇固不幸詩反因之據勝人謂詩能窮又謂窮而後工由此論之不獨窮而工也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復遮高秋總饋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真信打慈雅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_{一作}一家

或曰此詩首曰小徑升堂舊不斜末曰天下車書正一家疑所題者故園之桃時方全盛未逢禍亂故桃亦可懷如此以歎今之不然與移柳幾能存同感若

云題成都桃未二語難通愚謂此解正自難通公本無不通寡妻羣盜非今日言鰥寡孤獨頻經艱亂觸目可傷天下車書正一家言畔逆削平四海一家吾人又安可以區區小物彼此貪戾於兵火之餘也與後夔州又呈吳郎一首同者其意自見

高秋總饋貧人實堂前擣棗任西鄰棗熟從人打拾穗許艸童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已諦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懽顏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白魚困密網分減及溪魚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集中此等不可悉舉嘗謂公仁人長者也讀其

詩者宜知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一作鄭公枉駕
携饌訪水亭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一作關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著弄漁舟移白日老年何有盛交歡

或曰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祖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加害此所謂將軍禮數寬非關也鈎簾欲殺最為誣因不知宋子京新書何以載之本傳愚按杜公生平凡小說正史多不可憑當以詩為斷其云阮籍焉知禮法踈正其不踈處蓋阮之踈人知之阮之慎人不知之五君詠亦曰識密公之

跋與阮同觀可也集中凡為武作辭氣無不溫謹後在武幕者去周防期稍稍大簡遂匆匆袒跣登案人乃為此語乎此公生平為人處所關故不惜頻及一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斷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嚴武仲夏携饌至草堂又巴嶺荅公詩有蘿下黃花菊對誰三四公蓋以陶潛鄭康成自比以袁紹比武有思武意興略河朔飲與鄭康成傳兼讀詩意始明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要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網
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一作深寂寥浴鳬飛鶯晚
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上頭二字亦自有本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
頭是也公湯東靈湫詩亦云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
頭此詩題香積寺山要官閣上頭即山頂也諸天自
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無想天影略山頂殿像也昏
黑有二意承上晚字又承上藤蘿字及背日萬木稠
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筍迎船出

白白日作江魚入餕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頗煩一作勸酒杯

題曰還詩曰向猶有作之官解者諸家皆致辭所謂不足辯者此類是也楊用修以將字易逐字入多非之余謂逐字本不佳無怪用修欲易將領也鳳凰將九子楊亦列之不必訓養或謂東征賦原作余隨子乎東征當易以隨字白白江魚或引列女傳姜詩事每旦輒出雙鯉以日日為是按白白與青青對白白是也

青藤王亭宇

原注在玉臺觀內王調露忠臣閻州刺史

君玉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

雲閣州玉臺觀作王曾興巴州

白鶯帶修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錦石傷心裏嫩藥濃花滿目班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即王子安所咏滕王高閣臨江渚者也方輿勝覽云滕王以隆州衙宇卑陋遂修飾弘大之擬於官苑謂之隆苑後改閻苑滕王亭元嬰所建無疑或云是天寶時嗣滕王湛然蓋以尤嬰生平多惡狀在隆州亦不循法子美不當以入到於今歌出牧稱之耳按湛然守閩州無據歌出牧自是子美失實語後世詩丈家最不可信雖子美亦未免可以為戒

玉臺觀

原注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

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龍鼈窟。石軌參差一作羌地，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

便應黃髮老漁樵。

或云觀中疑有公主遺跡，故用羸女吹簫事。按此首又有烏鵲橋句全集，又有五言律亦云彩雲蕭史駐。

此說不為無覓，但事不可考。

奉寄章十侍御

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
東川留復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迴天地，
訓練強兵動鬼神。湘一作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一作借。

寇恂朝覲後容問，幽仄勿忘江漢有老無綸。

唐書國史補雲谿友議皆載嚴武殺章彞事。或曰：按

此詩武再鎮蜀彞已入覲，豈及其未行之耶？愚謂

好事者偽撰事實，妄解杜詩，如不著鷄鸞冠者，多矣。此或亦由湘西句造出也。湘西、荊州地不得歸都言。關公都督荊州方面，重臣不得召之歸。朝時章十侍御罷東川，留後將赴朝廷，故以此為比。或謂此暗指來鎮之事，或謂嚴武再鎮成都，復合東西川為一節度。東川留後在所宜廢。一作湘西句，袁章侍御不復歸鎮，皆非借。寇恂者，賴川也。詩何以言河內，蓋河內賴川皆寇舊治。詩意謂賴川盜賊羣起，固宜借之。河內盜賊不起，猶宜借之。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罷官歸朝，故也。此意諸家未言，遂若子美誤用。

杜律詩話上

